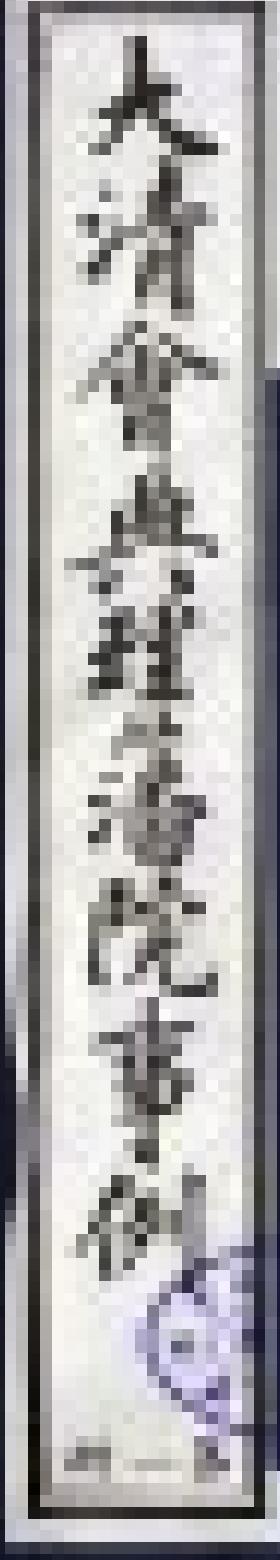


大清會典、理藩院事例

冊一第





多杰才旦主編

中國藏學史料叢刊 第一輯

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輯
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

K280.141
2277

中國藏學史料叢刊 第二輯

大清會典理藩院事例

(清) 崑岡等撰

副主編

陳家躍

廖祖桂

責任編輯

王哲卿

一九九一年九

《中國藏學史料叢刊》刊印緣起

多杰才旦

《中國藏學史料叢刊》是一部多卷本的藏學漢文資料匯編。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輯，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。

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中國藏學出版社整理刊印藏學史料，以藏文文獻為主兼及其他民族文字的藏事文獻。正在陸續編輯出版的有校勘本《中華大藏經（藏文部份）》、《五明精選叢書》和《藏族檔案

史料叢編》等系統化、系列化叢書。與此同時，還將系統整理陸續刊印漢文和其他民族文字的藏事古籍、檔案、稿本和金石文字等史料。這些叢書和圖書，或精選善本標點影印，或據原件纂輯，或校注稿本成書，或輯錄散見史料為一編。而整理編輯這些書籍，工程巨大，費時費事，但一經完成，就會嘉惠學林，傳之久遠，為藏學研究事業的發展做出有益的貢獻。

在我們統一的多民族的祖國大家庭中，藏族是

歷史悠久、文化源遠流長的民族之一。在共同締造和發展我們偉大祖國的歷史長河中，藏族人民做出了自己的貢獻。藏族同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，在長期的互相交往中，發展了經濟上的合作和文化上的交流，留下了極其豐富的藏、漢、滿和蒙古文等多種文字記載的珍貴歷史文獻。自十七世紀開始，一些外國人懷着各式各樣的動機和目的，先後進入藏族地區。鴉片戰爭之後，帝國主義勢力在入侵我國內地的同時，又不斷侵入我國邊疆，染指

西藏於是世界上又出現了多種外文的藏事資料。所有這些多種文字的史料從不同的時代、多方面和多角度記述了藏族人民的歷史，可資相互補充印證。去粗取精，辨偽存真，鑒別歷史真象，使我們的藏學研究工作更具有科學性。這項工作，曾有不少人作過嘗試，也有一些收穫，但限於種種條件，終未能達到預期目的。

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，藏學研究日益受到重視。藏學史料整理工作，蔚然成風，成績斐然。近十

年間問世的藏學史料專輯無慮數十百種，大都選材精當，編排科學，便利學人。自隋唐至民國，已有不少史料得到整理，先後刊行於世。其中包括以往未經刊布的藏、漢文檔案和世人罕覩的稿本，流傳不廣的方略著作，以及輯自叢見於官修史書、類書和私家著述中的藏族史料等。孤本秘笈接踵面世，彌足珍貴。這期間比較有代表性的史料書，有《西藏學文獻彙刊》、《西藏學文獻叢書》、《西藏地震史料匯編》、《西藏地 方歷史檔案叢書·灾異志——雪灾篇》、《藏族史料集》、

《宋代吐蕃史料》和《趙彥肅公文奏牘》等多種。這些重要的史料匯編，乃是研究藏學具有特色的重要圖書。引起國內外藏學家的熱切關注並受到學術界的好評，乃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
整理藏學史料是一項規模宏大的工程，等待我們去做的事，比我們已經做過和正在做的事要多得多。然而這的確是一項造福後人功德無量的事業。我們必須下功夫花力氣把它做好。比如，數以百萬件計的有關藏事的藏漢文和滿文檔案，

以及海外的外文、檔案，有的才剛剛開始整理，有的尚未着手搜集；數以萬種計的藏文典籍和有關藏事的滿文蒙古文著作，有待我們搜求和探索；有關藏族的報刊資料和當代資料，有待我們去查訪和整理；汗牛充棟的藏漢文獻，有待于我們擇要互譯；許多的外文資料和藏學專著，有待我們向國內介紹；還有豐富的地下文化寶藏，有待我們發掘和考究。顯而易見，凡此種種，不是那一家的力量所能承擔的。要藏學界通力合作，統一規劃，大家動手。文

化事業是一個逐步發展逐步積累的長期過程。出版事業也不例外。完成藏學史料的編纂這項大工程，也不是我們這一代人所能幹完的，需要一代接一代地幹下去。但我們這一代不僅應該把這項工程的基礎打好，而且應努力做出無愧於我們時代的成績來。

藏學的故鄉在中國，藏學的基地在中國，浩如烟海的藏學資料也在中國。我們中國人有責任有義務編纂出全面系統的準確的藏學史料，為促進

我國和國際藏學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。願以此
與藏學界的朋友共勉。

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述於北京

重印《大清会典理藩院事例》序

《大清会典理藩院事例》是从《光绪大清会典事例》中抽出来的，首次单独成书。

理藩院作为清代特设的管理蒙古、新疆、西藏等边疆民族事务的中央机关，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，向为史家所瞩目。有关理藩院的清代官书，当以光绪朝敕撰的《理藩院则例》、《大清会典》、《大清会典事例》最为详备。前两书，清代刻本较多，流传较广，近年又有重印，寻觅不难。唯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原刻本不多，近几年虽有重印，究因卷帙浩繁，学者购置不易，且卷帙浩繁翻检为难。有鉴于此，

故将其有关理藩院部分的卷九六三——九九七辑录成册，单独出版，以应藏学界和其他研究工作者的急需。

《理藩院则例》、《大清会典》、《大清会典事例》，其源盖出《会典》，但又各具特点。

清入关之前，皇太极时期，即曾仿效明朝，创修《会典》，但内容简略，后来又大部分散佚，现已难窥全豹。入关之后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光緒五朝，曾奉敕撰修。

乾隆十二年（一七四七年）续修《会典》时，曾有谕旨：「例可通，典不可变。缘典而传例，或摭例以裨典。《会典》、《则例》各为之部而辅以行，若网在纲，咸正无缺」（一）。于是，